



江上“散步”

□农夫俊才

时值处暑，重庆越发火热。
午觉刚醒，泳友飞翔哥电话：
“老龙，我出小区大门了。”

我立马回答：“好，马上下来。”
背起游泳网包，穿上网眼涉水鞋。
走出楼栋，小区一片惨白，热浪席卷而来。迅速扣上帽子，挥舞手中毛巾，朝小区后门跑去。

浅黄色T恤衫的泳友挥手，我小跑奔去。柏油路面犹如涌着火热的波浪，路边灰色钢板施工围挡好像烧烤架。我们抄林间的崎岖小路，直奔九龙滩游泳基地。

江水退去，水落石出，江湾显得更加开阔。黑不溜秋游泳人，若干年来也没辜负大自然这份特别的眷顾，照样在半阴半阳的回水湾游着。我们都是九龙滩冬泳基地的队友，算得上重庆这座江城游泳的“正规军”，安全是大家下水的第一前提。先到的漂友整装待发，刚到的迅速换衣装袋，细心检查装备，裹紧气囊。出发，九龙滩往下走，目的地朝天门！一阵连天吼，争先恐后扑入长江——开始了处暑这一天的江上“散步”。

身后的九龙滩，原名鹤皋岩。九龙滩石壁峻峭，林木葱茏，龙凤蜿蜒入江，三位一体组成一道天然屏障，把光热都屏蔽了一样。

母亲河的十几个“浪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尽情畅游。三个戴头盔抱漂包的女将，欢快地“打脚板”；泥鳅一样黑里透红的汉子，海豚一样蛙泳、自由泳，还有一个兄弟匍匐着漂包，在泳友群里游弋穿梭，架着手机拍摄。

按照老线路，我埋头蛙泳，独自横插江心。侧身一看，一群红色漂包黑褐肩臂的游泳人，顺流而下。在166军舰刚强雄姿的背景前，抹上了一笔灵动活泼的亮色。

抬头仰望，鹅公岩大桥倏然闯入眼帘。江水与天空浑然一体，唯有那红色的拉索呈现出优美的曲线和炫目

的色彩。全身心体验着滔滔江水这大自然的造化，欣赏那人间奇迹的壮美桥梁。

主河道波澜起伏，朝南岸快速汹涌而去，次河道宽阔的江水朝着北岸的菜园坝方向冲去。多数泳友在北边集群漂游，我仍然靠南边直奔菜园坝大桥主跨——那一带水面的景象太吸引我了。我用最喜欢的自由泳悠然游去，魔幻的景象再次出现眼底。绿豆色的江水荡起长长的涟漪，南北两边各有一条红色的飘带在水里袅娜幻化，渐次放大，欢乐奔放，令人着迷。我抓住长面包形状的漂包两头，扭身仰躺，头枕漂包，悠然漂流。蓝天广阔，白云悠悠，一道绚丽的彩虹飘然而至——菜园坝大桥的红色桥拱徐徐移动，越变越大；拱顶之上，蓝天也越变越蓝。慢慢地，桥拱被横跨的桥面切割，像一瓣巨大的西瓜越切越小……当我漂入阴影中时，便情不自禁闭上眼睛，缓缓地深呼吸……再次睁开眼睛，彩虹般靓丽、蝴蝶般轻盈的大桥重又飘入眼前。

有人大喊：“关脑壳到了，快来旋啊！快来旋啊！”
平静的江面顿时变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一朵朵争相怒放的雪莲浪花，四周的细语呢喃完全被局部的轰鸣涛声和急促喘息所代替所淹没。刹那间让我想起了高尔基的《海燕》，想起了暴风雨来临之际的大海。

我翻身一瞄，飞翔哥不知何时游到了主河道，正朝石板坡长江大桥南桥头激流勇进。我也毫不犹豫快速挥臂，高声回应：“来了！来了！”

青蛙一样的飞翔哥首先奔入激流漩涡，随浪旋转，快乐大喊：“旋起来了！”后面泳友群也爆发出激情的大喊，朝着汹涌澎湃的关脑壳浪去。那群定点体验激情漩涡的泳友，也在岸上呐喊助威。

我杀人稍晚，没有搭上内漩水流，反被外漩的水流流出，进入更大范围的滚滚波涛，朝着来福士广场那一带的码头随波逐流。抬眼看了一下望龙门过江索道那慢悠悠的轿厢，渐次远去的南纪门大桥竖琴一样的斜拉，扭头慢慢地欣赏苍龙逶迤的南山，徐徐铺开的绿油

油的开阔江面，“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诗句仿佛在耳畔回响。

江水从北向南，铺天盖地而去。江面由激情澎湃的速写变成了凝神静气的素描。泳友们从南向北，奋力往下游漂游。我只身取道靠北游去，进入来福士广场那些高大建筑和码头停船的阴影，把天上的火球隔在一边。我喜欢像一条鱼一样，悄悄地自由自在地游。第一次体验这种全程慢游式松弛，是今年五一节以前。飞翔哥我们两人一边聊健身，一边慢慢悠悠地游泳，埋头蛙泳时还闭上眼睛像打盹一样深呼吸。十多公里游程，不抱一次漂包；优哉游哉，与水相融，天高地回，放浪形骸，其乐无穷。

金壁女王游船慢慢离开码头，溯江而上，掀起平缓而宽大的波浪，恰似奔放的旋律和律动的写意。江里的泳友不管是漂是游，仿佛浪面的蜉蝣，随浪起伏；船上的游客俯身围观，纷纷举机拍照。

游出大船的阴凉，开阔雄伟的朝天门码头占据整个视野。我改变陆渊泳友指导的奋力拼搏游靠码头的做法，抱着漂包沉稳地拨开脚蹼，轻松地愉快地靠近了码头台阶，四十五年前上大学第一次踏上码头。两江汇流集聚着生命的动力，扩展着生命的意义，让我用一颗深广而持久的心拥抱这座魅力之城。

泳友们陆续上岸，还是那个被称为乌龟的汉子，沙起大嗓子一如既往地高喊：“到啦到啦，朝天门到啦，爽啦爽啦，舒服啊舒服啊！”喊声犹如高高卷起的波涛，冲天而起，久久激荡在游泳人的心头。

举目远望，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的江面，仍然有两个泳友在蹬水斗浪，乐不思返。

七十多岁的刘大哥，从嘉陵江石门大桥漂流而下。在码头偶遇，聊了几句，独自向大剧院下游的梁垞漂去。转身瞬间，淡定洒脱地说：“只有那里起水，才有开水泡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童年牛事

□施崇伟

近日回乡，田园还在，修了马路能通达田间地头；鱼塘还在，成了新建楼房小区里的水体景观。牛呢？以前天天都能摸摸它的角、骑骑它的背的那头老牛呢？

乡亲说，现在哪还喂牛哟，都机械化了。时代在进步，我却固执地回望。望向农田已成院坝、套牛的树下停放着几辆汽车的村头，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与牛相伴的悠悠往事，浮现眼前。

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养有五六头牛，都是用于耕地的水牛。不出工时，由村里一个叫“干人”的负责放养。我是他的跟屁虫，其实只为了能与牛相伴。

骑在牛背上玩，是童年的极大乐事。“干人”抱起我，我则顺着牛脖子爬上牛背，回转身，手上拽紧牛鼻绳，双脚拍打牛肚子，老牛便默契地甩开蹄子，迈开步子，载我走向田间、院坝。看着老牛的尾巴有节奏地摇摆，听着蹄声哒哒作响，一会儿扭身摸摸那弯月似的牛角，一会儿又摸摸老牛柔顺的毛发，那副得意样，只有纯净的童心才懂得。

与牛为伴的另一件乐事，是割牛草。每天早起上学或下午放学后，我常背着背篓去割牛草，然后送到生产队的牛栏房。

上坡割草前，先得把刀磨快。头天晚上，月光映着月牙状的磨刀石，一屁股坐下，拿起割草刀，往磨石上浇一点水，伴着“嚯嚯”响起的节奏，来来回回。看着刀刃渐渐亮起来，用手指肚刮刮刀刃，直到刃能断发之程度，才算大功告成。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牛童有草割。割牛草，比的是谁起得早。只有早起，才能获得就近的草资源。起晚了，近的山坡就被割光了。迟来的，就只有往更远处找领地。有时，甚至要到几里外的大山深处，才能找到一片青绿。起早，还有一个好处，晨间的草很鲜嫩，能讨牛儿的欢心。更重要是，早上割的草，挂着露珠，湿漉漉的。割了之后送到牛栏房，一过秤，总比晚送的，一背篓要多出好几斤。

找到了草源，还得学会占领地盘。不然来了竞争者，会和你争有限的资源。发现一片青绿后，你得马上在草地上割出一圈“外围”，就像在一座无人岛上插上第一面旗帜，这才算是划归自己的领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稍稍歇口气。而后来的牛草娃，也懂得先来后到的规矩，见草地被圈起，也只能另寻他处。

割牛草的乐趣，除了可以和牛儿玩，还可以晒着青草味的阳光，自由呼吸花弥散的空气。割草的时候经常会有意外收获，比如夏天，河边草地，可以挖洞里的螃蟹，下河能抓小鱼；比如秋天，割完了橘树林下的嫩草，还能“顺手牵羊”几个果子，哪怕还酸涩着，但在孩子的嘴里都是甜的。有时，几个小伙伴还会偷偷采来生产队的胡豆，就近砍来竹筒，找来柴禾，生一堆火，把胡豆装在竹筒里烧烤。不大工夫，胡豆的香味便出来了。那样的美餐，不仅解饿，更是童年的“满汉全席”。

割满一背篓，一群孩子像凯旋的士兵，向着牛栏房归去时，那是最喜悦和惬意的时分。一天的任务完成了，老牛的伙食搞定了，感觉到天边的彩霞，就是颁发给自己的最美奖品。

爬上望乡台，耕作的机器在广袤土地上轰轰作响。从前勤劳的农人赶牛、耕地的场景，已成遥远的记忆，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的美好。

(作者单位：重庆有线
电视网络公司)

返乡曲(组诗) □殷贤华

马归

我一想到故乡
月亮就升起来
我刚唤一声娘
就听见破碎的声响

风挟持着思苦
是谁走漏了风声

挣脱缰绳
我的马儿飞了起来

摇篮

天底下最美好的事物都在乡村
比如炊烟，颂诗，贴近泥土的爱
比如美好本身

回家，我把几千个日夜的思念
全部打进包裹
我把弹弓还给麻雀
把回忆还给山月
把青丝还给母亲

我弓着身，使出吃奶的力气
重新窝进童年的摇篮
我要让母亲知晓
我还是襁褓中的那个儿子

老槐树

天底下最美好的旅途是返乡
返乡，我从童年出发

你看，返乡的人太多
有路的地方处处拥堵
我不得不插上诗歌的翅膀
披星戴月，在风的间隙飞翔

当我重重跌倒
四仰八叉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我不知道这是村庄一把抱住我
还是我一把抱住村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我有三天在城口生活(外三首) □李猜

还能睡到自然醒
还能听到鸟叫
自然也就醒了

陪我醒来的
不止宁静的街道
小巷，以及巷口烟火气
陌生，又熟悉

不去处理人际关系时
世间关系都融洽了
我踱步小镇的清凉
踏着不远处山谷的风

自然离我又近了些
我想成为它的一部分
果然成了它的一部分
任它把我困在小镇里
陌生，又熟悉

丽带我在天台数星星

我们唯一能做的
是把星星数越多
让心事越来越少
已经上到顶楼
不能再高了

丽指我看北斗七星
她清澈的眼神满天飞舞
我差点就握住了那把银勺
随手舀一瓢人世清欢
顺道赠予夜色璀璨

但我毅然选择放手
放下了许多放不下的人
以及浩瀚星空下浩瀚的孤独
但凡再多一次想念
都真心不合时宜了

采蘑菇

森林备好了伞
雨始终没有下
我们采了一篮子蘑菇
谁都没敢吃

一天足够长
雨在翻山越岭的途中
蘑菇厌倦了路转峰回
撑不起那仰望的天

我们险些迷了路
低头捡起层层空山
草木都凉了
远方的雨还没有落进
我的掌心

喊山

同样的话
说了两次
一次是山里的我
一次是山外的我
头一次放肆地喊
再一次克制地回
你听到的
是哪个我？

(作者系重
庆市南岸区作
协副秘书长)